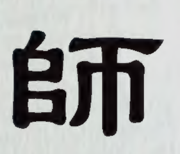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律

師律卷之二目錄

練將第二

師律卷之二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練將第二　小序

漢人有言曰，天下危，注意將，故易稱長子，詩歌虎臣，自昔重之矣，然古今以為難得，非盡才之無人。抑亦知人之不易也。非盡知人之果難，以能盡其才之尤不易也，世之用將者，率先智勇，靡不有所試而後可，顧勇可以得膂力，智可以得權謀，而真剛真畧，為容像貌

而求蓋匹夫之血氣。未能必其當敵。警敏之機鋒。寧遽可以洞徵。兆斯兩者、居常羅士可也、欲收定變之豪傑、不出吾彀中、豈其然乎、夫惟廣其儲。寬其途。專其任。復假之權。不中掣其肘。隆之遇。俾欣動其心。乃更不爲衆議所携。浮言所惑。使之無誠不竭。有志畢申。將見非常之人、無不感奮圖功、以慰　當宁之拊髀、又何嘆將才之難得、事業之不恢弘也哉、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余以爲將將者

以此而相天下士廉不在殺何止察將

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余以爲將之報上者頌、

辨將

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愼選之法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行而瞠乎必照後者、黑睛少白多而有赤焆、瞻視不諦者、與人語而不相目者、及膺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者

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舒者重聽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人也圓睛瑩朗五嶽相照者燕頷虎頭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者爲事沉毅而有謀者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起盼視灼爍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而淺頸大腹細目睛昏背黑睛近上視顧不正

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三曰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覼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訐人不善者嫉

強人也言欲人而却絀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奮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好勇人

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似迂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氣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七筯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輙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畏者方行

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已不如而目它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嶽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志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

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輙爲者粗疎人也巧좌
而無𢟪急用者浮艶人也舉措鲁鈍而不適用
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
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决者無斷人也
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虚而搆架廣文以
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候人之顔色隨
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
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
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

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凶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以相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凡將以五材爲體五謹爲用所謂五材者智信仁勇嚴也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

四者各行抄用似不必以天地

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决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强齊衆。所謂五謹者。理、備、果、誡、約也。理者。理衆如寡。旌旗有分、金鼓有飾故一人浮戰、敵成萬人、備者。出門如見敵。行則整戰陣、住則言防守、果者。見敵不懷生。殺敵爲果、誡者。雖克如始戰。戰勝而不驕也。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政煩恐滋擾也。將之大者有四焉。將之小者有四焉。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强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衆。列營結陣。觀旌

人神分目

旗之動審金鼓之聲察日覘時以决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淺深若視之指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士卒無懾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據野得水艸之饒人

馬無飢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於才節於色慎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與士卒同甘苦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納謀而能密疑而能斷勇不凌下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不阿其親有功不擁其讐老者扶之弱者撫之懽者奪之憂者樂之訟者平之濫者詳之賤者貴之强者抑之懦者

隱之、勇者使之。懶者誅之。恨者原之、失者復之、
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
遠之。得城不功。得地不專。敵凌以變、待敵詭以
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
以天爲表、以地爲裏、以人爲用。舉一將而兼之、
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
有勇怯、鬬敵而卽行、必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
小必繩以法、使敵鬬之卽畏、當之卽破、此之謂
強將也、師無大小、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指

相用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单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爲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强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窺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所謂六敗者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

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撓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肅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內無主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

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者澄其心如水鑑平其念如權衡使眞僞不能竄於察覸鉅細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而後可以任之而不疑

儲將

厥今選將之道若爲而可曰無用者使之有用而有用者使之無自用若斯足矣天下之才無用者廢乃有不可廢者世將之冑是也有用者舉乃有不盡舉者科目之外有豪傑焉是也夫世冑者非盡無才顧以不才可以得爵故怠心勝豪傑之士其才可以大用而才能爲呻吟佔畢之學以應主司之求故其心常憤鬱不平而思自用其才豪傑之可畏甚於十萬之師而世

胄之坐食不減敵國之費故方今之擇將在立天下之懦而收天下之才使無用者有用而有用者不至自用劇孟不爲敵用則周亞夫欣然而喜黃巢樊若水之徒苟得一門以爲之進將白首而不怨而世胄又必使之有用則彼艸澤之雄將懾而阻其氣李愬眥瑋是英雄之望而畏也此　聖祖建立武臣之初意而謀國者不之察耳夫世臣之忠勇既足以壯不拔之基而豪傑之並收又有以杜無形之釁如是而猶患

於不安吾不信也夫世冑若林藪荊棘杞梓紛然並植而豪傑若虎狼困不得食則兾然而噬人荊棘不別杞梓不蕃縱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此先哲所以深慮也宋范仲淹請於諸地搜羅智勇是世冑未必無才也秦觀有言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牙齒豪傑之可畏蓋如此方今之論將材武選武舉二端而已矣守備之上爲流官衛使而

下爲世官而錦衣之選不以世此武選之法也流官不數百而世官十萬率驕惰無識也朝爲負販暮服靑朱卽市人指之矣少同飲博長爲之將卽麾下薄之矣糞壤朽株布滿中外此中國之所憂而四夷之所喜況卒少而官多祗足以朘民之血而已矣弓馬一夫之勇策論帖括之文豈豪傑之所屑爲者而舉武者以此去留善弓馬而不善論策雖頗牧無自升善論策而不善弓馬雖良平無自試是可使鬪於夷狄乎

吾以爲舉也選也當合而一也舉而后選選國其舉員才力者以才力進即書足記名亦録矣優韜畧者以韜畧升即射不穿札亦可矣兼其二者上也有其一者次也昔之爲舉自衛使而白丁皆得與焉其始非不甚榮乃不第于司馬即舉之再且三亦無所異於無能之士此豪傑之所以不樂而有官者亦視之以爲輕今也不然世胄者繇此以得官不則終身而白衣也官在令前者亦槩之於試不則褫其爵也艸澤之

而將之法莫善於此當者亢而行廢幾矣補

人一舉則與之食再舉則命之官第于司馬則授以千夫長第而或前則授以萬戶長世冑之入轂者亦因其官而視此以彌尊草澤喜於得之本無則其感重世冑恐其失之本有則其志奮而又 天子臨軒而賜之問大閱而較之藝拔其異者置之肘腋心之職如及第之入史館天下之風動又當何如哉此所謂即世官而爲流官準文舉而爲武舉也實 太祖之本意設憲也蓋在國初法峻於比試故膏粱知畏才

征於數路故跴跐無留升平之後此意亡矣倣比試而嚴之武舉總數路而束之一科豪傑畢收而浮冗者因之可節此之謂善法　聖祖之意矣

世襲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 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户、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 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

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觀各臣議論、稔三濫之詳、而不可不亟為之處者、如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　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户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子孫多不世襲、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

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所以厚諸

言濫襲之故

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職因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大學士

李賢言于 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治[illegible][illegible]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illegible][illegible]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除其職者、今若因循、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丘文莊公濬曰、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柰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

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爲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枝別派乎。一旦馴至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又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鬭者，手眼瞬息不[illegible]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我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利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已降，或殺良民，

或偶得単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剳之多、非眞功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所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 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

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奉天
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成祖文皇帝聖諭有
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
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
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
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今論軍
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
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祖宗定
立示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

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況今新官襲不比試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此以爲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奪買軍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擄或戮平民以充首級二

杜賞功之濫

也。叅隨不親戰鬭。富勢寄名邊閫。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今欲釐弊餙治。凡有征戰。遴選强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虛冒。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

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冒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 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惡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塞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冒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庶乎所謂可久可繼之治而

國家財用其庶乎少紓乎

武學

古爲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幷應襲舍人、恐未必能講明七書之旨、今任將者、求其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

戚少保練兵日紀紀效新書尤[illegible]今時對症不可不細讀

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命儒臣編集武經總要一書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illegible]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倉卒之間遽乏良將將何以禦若不作養將才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維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講求古法及今簡壽古今兵制有關實政者編集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

須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游擊守備內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

精熟。毋得視爲虛文。巡按御史、時時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命將

史記引兵書曰、古王者之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漢高祖命韓信爲將、擇日齋戒、設壇具禮、北齊命將出師、皇帝陳法駕、服衮冕、徧告祖廟、親授斧鉞、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隋命晉王廣伐陳、命太尉告於太廟、又命有司宜於社、二十年北伐、以太牢禡祭於河上、唐制命將、則命告官、大將具玉幣牢饌告於廟社、及告齊太公廟、比

還師、則於廟社、奏凱獻俘、又因後魏之制、宣露布以布告於衆、宋命將出師、則先授旌節於朝堂、次命告于廟社、及告武成王廟、又禡祭軒轅黃帝、師還、亦先於廟社、奏凱獻俘、復奏獻於宣德門樓、皇帝登樓受百官賀、而又宣露布焉、今擬

國朝參酌前代之儀、定命將之禮、始也授以節鉞、蓋節鉞者、所以使之專殺伐也、臨命將、皇帝服武弁服、御奉天殿、授以節鉞、而又造于廟者、謂至祖之廟、告以命將出師之故也、今

擬　國朝命將、就命大將、具牲幣、行一獻禮、師還、則陳凱樂俘馘於社門外、而祭告之儀、與出師同、其行禮次第、並同命官奏告見社稷篇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於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

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舉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者，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

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刧、卒使田单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刧爲田单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冐其功、敗則

獨委其罪。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晰理悉明文字亦佳

御將

宋蘇洵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其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福

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御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

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

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若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説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

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云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

原缺

將權

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昔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邊、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較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

之明效也。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

令各邊總兵巡撫凡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

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待推阻、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 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勑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用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

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參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讀此而知今之將帥非無成功之日乃羈縻於兵為功之心縱不令人灰心

將帥

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单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粟腹以摧、騎刧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

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鷇、而蜀師衂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緌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

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

將難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將之難、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於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戕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皆厲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為之氣、不欲防

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為之法而縻絷之也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高之用信也壇以築拜之後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令之任將能若是乎令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令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長跪廷謁側足旁趨屏息曲躬差次屈辱彼

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於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其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資以多購死士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出入必有紀查一士糧餉必有稽實大臣行邊憲臣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討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爲

已功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援羣虎之牙角而剪鷹鸇之爪羽也何望其摧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附城享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强敵鬥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而孰知將不可專也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可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於道路之間

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於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甚則任愛憎而存刪徇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乎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克敵之功而先治其欺

閫之罪。嗚呼、武夫沫血於戎馬、文吏指摘於簿書、死士轉鬬於疆場、逢掖淵談於庭署、雖有折衝之略、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頷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於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於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為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鼙鼓方震而

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求於法而恥當其任牽於文而不究其施及其顛沛流離而後委之兵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己巳之變邏徼蕩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權陷之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彌尾大之憂此則慮之

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於委用之初不當多監制於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豨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豈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乎

有歲數雖多尚可為武明之敗皆固其宜允乃其至者復歎

蹤而行之佳也

將職

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而外料戰形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故可以與之生死而不畏危也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荅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不危疑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

明此五法方稱節制之師

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較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障關鬮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厮養戎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窺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

深者機深非非正深入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謂

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謂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無舍無依也水毀曰圮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利死戰也塗有所不繇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則設奇變以防敵之掩襲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以留之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之也城有所不攻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池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

此治心養性之功也而通於將道者切言之哉

不可攻也。地有所不爭、小利之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者、皆良將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清靜簡易、幽深難測、中正無偏、治煩如簡、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還怨、樂而不憂、深

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爲將之災夫鑒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爲生將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勝將先秉畧苟以死先士卒卽死之當敵則懼故不勝也必死者可殺戰謹進止臨生而不爲死將之審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留決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侮獲財散之淸不可汚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怨已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語最微養士不易于身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

上同者無獲、將明將智、與衆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隨衆取同、故無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負、不循理也、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歸咎、將無明智、恥求賢問能、而自專於事、故戰者多死傷、性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慮必雜於利害、而後能遠、慈愛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也、此愛之不可獨任明矣、兵法曰、士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

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矣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後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與師動衆人乃安鬬黃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愚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所為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

此段宜深思的得將家之要訣也

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遠，故士卒懷必死之心也。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使無還心，而明焚舟是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軍但知進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軍之衆，投於險。險難也。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盍，可使縣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下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

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則安可得哉故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軍懼此之謂也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下之爲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彊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

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聽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聽諫、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深知敵情、計謀素定、進退無疑、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軍法不反令於父、不移令於子、有罪雖親不問其名、）

不易異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夫以一擊十者，先須察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逸，十倍相遠，然後奮一以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誅止矣。卒彊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彊，將帥懦弱，不能驅卒，故弛折敗散。吏彊卒弱曰陷。言其將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彊進之，則陷沒於死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言吏卒皆不拘常度，引兵出陳，或縱或橫，此乃自亂也。將不能料敵，以少

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為將不知進退之利害惟欲任己用惟令軍士不能收功而縻縶之矣）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軍國異容所理各異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則軍士惑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不知用兵機謀之人用為將則軍不治而士疑惑也）三軍既惑而既疑是謂亂軍引勝（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

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謀主

夫戰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擾於人欲。內不冦於陰陽。思不精、慮不熟、則饑飽勞逸、漫然不知、寒暑清溫、瀆焉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

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
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
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
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嘗棄矣而
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强弱、不待
較而知也、項氏乘百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
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
之屬爲之謀主、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

雄因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懒群策而自屈其力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勝敗異變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

背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倏息而銷釁也後世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illegible]葺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宜究山川形勢之便察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未始及焉不知夫謀主者

一軍勝負之樞也

辨士

兵之大槩、我主彼客、守之而已、彼主我客、攻之而已、主客不分、途覯卒遇、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若夫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持一介之使、憑軾掉舌、喻以禍福、毎易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辨士也、所謂辨士者、必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時物幽冥之宜者、識也、審

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撫之以卒而不亂壓之
以重而不懾者术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
百家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
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而惶懼心拆骨驚手
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
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
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
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剌其所悼念逆鉤其所
感傷聞者泫然泣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

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焉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徙倚周章狐疑不決其名曰思之機夫是之謂五機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辨鳴於世者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辨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安所事辨乎曰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志則知思慮有口舌

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言語爲辨天下未嘗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辨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材致李抱眞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辨士之明效也

政寬而嚴以不嗣以以有直然地有後懲時而遲速忽之一各在公而下散西者爲是

軍政

國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查勘明白造冊到部、當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勦殺北虜爲首、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盜并緝獲妖言亦有陞賞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沒於陣所者、子孫襲職陞一等、　二十九年、令各衞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

在船軍士、生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三十兩、三十五年、令官軍對敵之際能立奇功者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次功不陞、
永樂四年令　家陣亡二三人者陞二級、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賊首三顆以上、及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俘獲一二人、斬從賊首一顆以上、及目兵兵欸有功者、俱加賞不陞、

景泰元年令馬邑等處、當先殺賊者、百戸所鎮撫以上、陞署職一級、總旗以下、陞實授一級、不賞軍職舍人有冠帶者陞實授百戸無者陞所鎮撫、文職舍人、陞試所鎮撫、義男餘丁人等、不分有無冠帶、俱陞小旗、有不願者、俱給賞、其南方金沙江等處、頭功、四次三次、及衝冒瘴毒亡者陞一級、陣亡者陞二級、　二年、令遼東官軍二次當先斬獲賊首馬疋者、陞一級、加賞被傷及戰回死者陞一級、陣亡陞二級、俱給賞、一次

斬獲者陞一級、不賞、三年令貴州香爐山等處、獲功九次、至十七次者、陞一級、內百戶所鎮撫以上、殺獲三名顆者、陞賞授、不及數者、陞署職、四年令父在而子孫隨軍陣亡、別無應繼者、陞其父一級、五年令自已獲功該陞、而同籍親人、有陣亡無嗣者、許併其功、于見存之人、道論陞賞、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不賞、民快人等冠帶給身、陣亡者、與其子冠帶、仍給賞、一次至四次、給

賞不陞

天順元年，令陝西殺虜領軍官并敵退刼營遠賊，當先敗賊及擒斬賊級為首并陣亡者，俱陞一級，給賞。齊力向前并生擒斬獲為從者，給賞，不陞。其南方誘[illegible]苗蠻偽王侯，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各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十二次至十九次，斬首三顆者，陞一級，不賞。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不及數，及陣亡土官人等，俱加賞，不陞。凡土官，

有功無陞例、　六年令擒斬達賊一名顆為首、陞一級、不賞、為從及傷故者、給賞不陞、　七年令六次、先登殺敗達賊者、陞一級、加賞三次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齊力策應者、給賞不陞、

成化二年、令官軍妄報功次、冒受陞賞者、事發、革去、仍降原職役一級、調衛差操、　四年令、四川平山都掌官軍、擒斬八名顆以上、及俘獲男女者、陞二級、加賞七名顆以下、有俘獲及陣亡者、陞一級、量賞五名顆以下、有俘獲、陞一級不

賞三名顆以下及土官擒斬四名顆以上與陣亡士兵俱加賞不陞　六年令夜不收出境哨探被賊殺死者陞賞依陣亡例奪去馬疋免追十四年申明陞賞功次一甘肅寧夏陜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一帶虜賊一人擒斬一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為首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為從及四名顆以上俱給賞一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

級、至八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七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一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至十八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係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

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凡口就給俘獲原主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擒斬達賊五名顆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顆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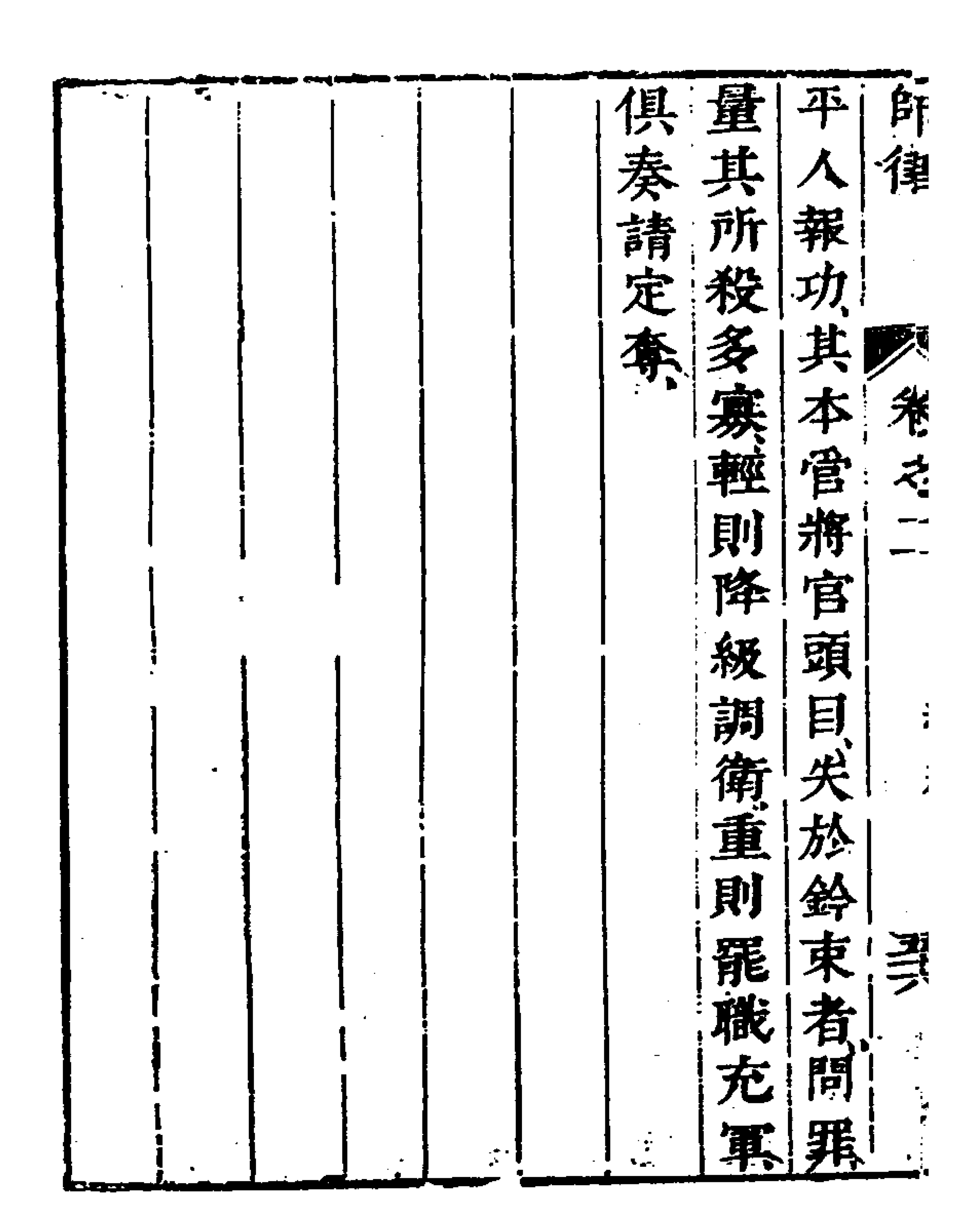
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一、一陣前當先，殿後，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為等第。七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顆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一百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

遞加女直三倍、番賊苗蠻六倍、反賊十倍、一軍人有功陞一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實授百戶、試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

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卻以此爲則遞降、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一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等官、班師之日、本部將功次冊、具奏陞賞、凡遠年功次、不許奏擾、弘治元年、令領兵守備官、不得自報功次、所部旗軍斬獲不及五名顆者、領軍官不准陞賞、

十二年奏准跟隨內臣將官頭目不分有無職役若非奏帶不許報功果係奏帶獲功該陞職役只合註于本營衙門不許希求註于錦衣衛違者該陞職役俱革罷扶同勘報者參究治罪

凡臨陣報有斬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審驗若用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斷一凡擅殺



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
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
俱奏請定奪、